

契丹小字原字的性质

清格尔泰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契丹小字原字的性质。(一)从其表达汉语借词方面看,它把汉字声韵学上的“声”和“韵”的概念,进行了“字形化”或“字母化”。把“声”以辅音字母表示,把“韵”以元音字母和以元音为主的音节字母来表示。这是中国文字学方面的伟大创新,文字史上的一件大事。(二)从其表达民族语词方面看,它采取了适当省略民族语词中的元音字母的办法。今天的研究人员为了正确释读契丹的民族语词,必须深入研究契丹文字的拼读规则,尤其是契丹语的元音和谐规律。

关键词: 契丹小字原字; 汉语借词; 声韵字母化; 民族语词; 元音和谐律

中图分类号: H211.5 **文献标识码:** A

契丹小字是一种表音文字(或称拼音文字),这已经是研究契丹文字者们的一个共识。表音文字又分为音节文字和音位文字(也称音素文字)两种类型,那么,契丹小字的原字属于哪一种类型呢?它属于音节文字,还是属于音位文字,或者兼有两者的性质呢?在这些方面,研究者的认识并不一致。

迄今的研究表明,契丹文字文章的词汇中,包含着许多汉语借词。这在人们掌握的契丹语言文字的知识不足的情况下,成为研究契丹小字原字性质的很重要的资料。本文在分别研究以契丹小字表达的汉语借词的情况和表达民族语词的情况后,提出契丹小字的原字的表音性质问题。

一、以契丹小字表达汉语借词的情况

在契丹小字的文章中,不但汉语借词比较多,而且其表达方式也是相当进步的。为了认识它的实际性质,用我们提倡的实证方法作些分析。

(一) 契丹小字原字中,有一批表达整个音节的字。如:

主 (xuan)、王 (ti)、丕 (t'ai)、介 (xou)、用 (in)、弔 (t'fau)、
𐰽 (t'au)、𐰾 (t'ṣi)、𐰿 (sī)、𐱀 (ṣi)、𐱁 (lu)、𐱂 (fu)、𐱃 (t'u)、
𐱄 (xu)、𐱅 (tu)、𐱆 (xa)、𐱇 (tṣa)、𐱈 (uan)、𐱉 (uei)

这些表达整个音节的原字,在文章中能以单体字形式出现。开音节的音节字后边,可以有相同元音的原字接加。如:

𐱀𐱁 (ṣi+i) = 𐱀 (ṣi), 表示“使、侍、事”等

𐱄𐱅 (xu+u) = 𐱄 (xu), 可表示“户”

𐱂𐱃 (fu+u) = 𐱂 (fu), 可表示“副”

𐱉𐱈 (uei+i) = 𐱉 (uei), 可表示“尉”

𐱇𐱈 (tṣa+an) = tṣan, 可表示“敞”

𐱃𐱈 (t'u+un) = tun, 可表示“同”

𐱆𐱈 (xa+an) = xan, 可表示“行”

以元音开始的音节字,前面可以接加适当的辅音或音节。如:

𐱀𐱈 (K+uan), 可表示“光”, 𐱈𐱉 (ṣ+uei), 可表示“水”,

兀用 (K+in), 可表示“景”, 兀用 (ʃ+in), 可表示“圣”,

兀关用 (ʃ+i+in), 可表示“圣”, 与兀用 同。

(二) 契丹小字原字中, 有表示单元音的一些字。如:

为 (a)、文 (e)、芬、芬 (e)、关 (i)、岑 (i)、万 (i)、酒 (i)、
谷、谷 (i)、及 (o)、及 (u)、伞 (u)、久 (u)、只 (u)

例字:

又为 (马)、为关 (安)、兀为 (山)、万文 (射)、全文 (仙)、焚芬 (越)、
令万 (德)、万央 (宥)、几岑 (骑)、伞谷 (子)、凡谷 (使)、伞及 (左)、
杰及 (武)、万土 (右)、中久 (禄)、伞伞 (祖)、付只 (部)

表示元音的原字的特点是, 在它前面一般都有辅音。有时在它前面或后面接加相关的元音或复元音形成复元音。如在上例中的: 万文、万央、万土 等。

(三) 契丹小字原字中有若干表示复元音的字。如:

中 (ai)、余 (ai)、余 (ai)、央 (au)、才 (ia)、岁 (eu、iau)、丙 (iou)、
火 (iu)、土 (ou)、火 (uei)、焚 (ue)、仲 (ue)、杰 (uei)

例字: 叔中 (开)、火中 (大)、久中 (大)、杰余 (册)、付余 (伯)、

中央 (洛)、几才 (监)、中岁 (略)、伞丙 (修)、几丙 (宫)、

又火 (书)、火火 (许)、又土 (守)、万土 (右)、几火 (国)

复元音的用法类似单元音, 往往前面加辅音, 后面可以接加同类的单元音或同类的带鼻音音尾的元音。如: 上例中的 久中、万土、几才 等。

(四) 契丹小字原字中有若干带鼻音音尾 (n、ŋ、m) 的元音字。如:

央、央 (an)、考 (en)、虫 (en)、和 (ən)、丙 (in)、亦 (iun)、
火 (un)、兔 (aŋ)、业 (aŋ)、哥 (iaŋ)、业 (iaŋ)、岁 (uŋ)、太、
太 (uŋ)、凡 (uŋ)、乃 (am)、圣 (em)

例字: 中为 (兰)、为央 (安)、业考 (县)、焚考 (院)、全文 (殿)、焚央 (元)、

又和 (门)、伞雨 (进)、安雨 (银)、几亦 (军)、杰火 (文)、列火 (混)、
几兔 (江)、又兔 (上)、中兔 (郎)、不业 (行)、伞哥 (将)、中业 (梁)

带鼻音音尾的原字前面一般接加辅音字或带有相同元音的原字甚至音节。如上例中的

焚考、全文、为央、中为 等。

(五) 契丹小字原字中有若干表示辅音的字。如:

付 (p)、付 (p)、业 (p', f)、又 (m)、杰 (v)、伞 (s)、
伞 (ts)、火 (t)、久 (t)、令 (t, t')、伞 (t, t')、公 (n)、
中 (l)、子 (tʃ)、列 (tʃ)、和 (tʃ, tʃ')、又 (ʃ)、支 (tʃ)、
雨 (tʃ')、戈 (z)、叔 (k')、火 (x, k')、业 (x, k')、安 (ŋ)

例字：𠂔𠂔 (伯)、𠂔𠂔 (仆)、𠂔𠂔 (兵)、𠂔𠂔 (奉)、𠂔𠂔 (平)、𠂔𠂔 (马)、
 𠂔𠂔 (金)、𠂔𠂔 (文)、𠂔𠂔 (祖)、𠂔𠂔 (仙)、𠂔𠂔 (大)、𠂔𠂔 (大)、
 𠂔𠂔 (大)、𠂔𠂔 (通)、𠂔𠂔 (殿)、𠂔𠂔 (点)、𠂔𠂔 (大)、𠂔𠂔 (元)、
 𠂔𠂔 (宁)、𠂔𠂔 (礼)、𠂔𠂔 (婆)、𠂔𠂔 (兰)、𠂔𠂔 (中)、𠂔𠂔 (章)、
 𠂔𠂔 (臣)、𠂔𠂔 (昭)、𠂔𠂔 (水)、𠂔𠂔 (尚)、𠂔𠂔 (主)、𠂔𠂔 (崇)、
 𠂔𠂔 (仁)、𠂔𠂔 (经)、𠂔𠂔 (江)、𠂔𠂔 (军)、𠂔𠂔 (混)、𠂔𠂔 (开)、
 𠂔𠂔 (空)、𠂔𠂔 (兴)、𠂔𠂔 (乾)、𠂔𠂔 (县)、𠂔𠂔 (银)、𠂔𠂔 (元)

辅音字的主要特点是在它后面一般都要有元音(包括复元音)。

少数辅音字后面接加另一个辅音字,形成一个闭音节,如:𠂔𠂔 (金),𠂔𠂔 (丞)。对此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一个是两个辅音构成一个音节时,中间可以出现过渡性元音,一个是这些辅音的前面或后面,根据拼写情况可以出现相应的元音,再一个是这些辅音的前面的一个,本身带有央元音[ə]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观察。

从上述分析看,总的情况已经清楚:契丹小字的原字中有一部分表示音节的,这一部分后来还在增加,如:𠂔 (fən)、𠂔 (xua)、𠂔 (ruŋ)、𠂔 (tʃi)、𠂔 (ru~lu)、𠂔 (mu)…等。还有几种表示元音或以元音为核心的类似汉语韵母的原字。这类原字按道理也可以自成一个音节,但实际上自成一个音节字的很少。迄今只遇到如 𠂔 𠂔 𠂔 (武清县)的个别的例子。类似可能的元音音节一般以双写或以辅音加元音的方法来表达,如:𠂔𠂔 (i),𠂔𠂔 (i),𠂔𠂔 (vu),𠂔𠂔 (vu)等。但这些都不影响原字本身的性质。

至今影响原字本身性质的尚不清楚的问题是表示辅音的原字和表示“辅音+单元音”的音节原字的界限问题。以𠂔 (t'u),𠂔 (xa)等字为例,我们在发现其单体用例以前可能认为它们是辅音字,可是发现其单体用例以后就应列入“辅音+单元音”的音节字类别里边。现在有些原字,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有初步的拟音,如:𠂔 (ta)、𠂔 (ko)、𠂔 (ts'i)、𠂔 (t'o)、𠂔 (t'a)等。这些尚待进一步验证。

由于存在界限不清的问题,研究者中间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契丹小字研究》(1985)曾说:“表示辅音的契丹原字,严格说来,不一定是纯粹的辅音字母。它一般带有一个央元音[ə]。而在原字同原字相拼发生语音结合时,这个央元音[ə]便往往作了一个介音,被融入另一个起主导作用的元音之中。”后来有的研究人员认为,把近于辅音的原字,说它们一律带有央元音ə,看来不太精确。实际上,契丹原字中并没有单纯的音素,都是音节。每个似乎为辅音的原字,都分别附有不同的元音。对这方面的不同看法,虽然一时难以说清楚孰是孰非,但是可以考虑如何以实证的方法逐渐解决问题的途径。譬如说:

(1)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验证类似𠂔 (ta)、𠂔 (t'a)、𠂔 (ko)、𠂔 (t'o)…等原字的拟音是否成立,如果成立,把它们列入“辅音+元音”的音节字里边。

(2)有些原字表示辅音,起辅音的作用,但它带有什么元音,都不好说,如:

𠂔 : 𠂔𠂔 (siŋ)、𠂔𠂔 (si)、𠂔𠂔 (sen)、𠂔𠂔 (suen)、𠂔𠂔 (sam)、

𠂔𠂔 (siou)、𠂔𠂔 (siau)、𠂔𠂔 (sian)、𠂔𠂔 (sun)、
 𠂔𠂔 (su)、𠂔𠂔 (si)

𠂔 : 𠂔𠂔 (luŋ)、𠂔𠂔 (liŋ)、𠂔𠂔 (lian)、𠂔𠂔 (lan)、𠂔𠂔 (lan)、

𠂔𠂔 (liou)、𠂔𠂔 (lu)、𠂔𠂔 (lau)、𠂔𠂔 (liau)、𠂔𠂔 (li)、𠂔 (lou)

对于类似上述的原字，说它后面带有什么元音合适呢？严格说，说它带有什么元音都不太合适。还有公、𠂔、𠂔等原字，可以处在音节首，也可以处在音节末，具有典型的辅音功能，更不好说它后便带有什么元音。如：

音节首：公𠂔 (niŋ)、公𠂔 (nuei) ——音节末：𠂔公 (kon)、𠂔公 (uen)

𠂔𠂔 (ma)、𠂔𠂔 (mən)、𠂔𠂔 (mi) ——𠂔𠂔 (kim) 𠂔𠂔 (ŋi)、

𠂔𠂔 (ŋu)、𠂔𠂔 (ŋuen) ——𠂔𠂔 (ŋiŋ、ŋəŋ)、𠂔𠂔 (tʃ'ŋiŋ、tʃ'əŋ)

上述这些原字，在今后的检验中，如果一直只起辅音的功能，没有单独构成音节的例子，我们就没有理由说它们不是辅音。

在这里应该把起辅音的功能和能否读出声这两个概念区别开。表音文字（拼音文字）的辅音，很多都读不出声音。字母表上的读音，只是它们的名称，如汉语拼音方案的 b（玻）、p（坡）、m（摸）、f（佛），英语的 b[bi:]、p[pi:]、m[em]、f[ef]等。主要是看它们的功能，不能以契丹人当时能不能发出纯辅音的声音的推测来作结论。

这里我们再联系汉字的实际考查一下。

汉字是个表意表音的音节文字。自古以来讲究声韵学。把一个音节字的前一部分叫作“声”，后一部分叫作“韵”。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反切法”。也就是说，用两个字来给一个字注音：即用上边一个字的“声”，加下边一个字的“韵”来表示被注的那个字的“声韵”。这个办法盛行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到了近代，随着“注音字母”的产生，“声母”、“韵母”的称谓得到普及，并从一个“概念”或心目中的东西，得到了“形体化”或“字形化”。

在一千多年前，在创制契丹小字的时候，“声”和“韵”的概念正在盛行，但是还没有“声”和“韵”的独立的“字形”。契丹小字的原字却解决了“声”和“韵”的“字形化”或“字母化”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字学方面的一个伟大的创新，文字史上的一件大事。

因此如果从表达汉语借词的角度看，可以把契丹小字的原字分为以下三类：

- (1) 表达声母的原字（也就是表示辅音的原字）
- (2) 表达韵母的原字（也就是表示元音的原字和表示以元音为主体的音节字的原字）
- (3) 表达整个音节的原字（也就是表示“声母”+“韵母”的原字）

二、以契丹小字表达民族语词的情况

以契丹小字表达民族语词和表达汉语借词的情况不完全相同。因此，把它们先作分别研究较为适宜。

（一）契丹小字原字中，也有不少表示民族语词的音节字，其中一些也是一种单词。如：

𠂔 (xa) 皇帝、𠂔 (muo) 母、𠂔 (bu~buo) 祖父、𠂔 (ai) 年、父、
𠂔 (ia) 兄、𠂔 (du) 弟、𠂔 (ku) 人、𠂔 (puo) 时、𠂔 (dʒau) 百、
𠂔 (miŋ) 千、𠂔 (tum) 万、𠂔 (nou)、𠂔 (nai) 首、𠂔 (au?) 大、
𠂔 (nær?) 日、𠂔 (sær?) 月、𠂔 (niɪl?) 金、黄、𠂔 (ta) 长、
𠂔 (unŋ) 久、𠂔 (gə) 清、𠂔 (tel)、𠂔 (ut)、𠂔 (xol)、𠂔 (rə)、
𠂔 (tə)、𠂔 (li)、𠂔 (lu)、𠂔 (ri)、𠂔 (ru)、𠂔 (t'ur?)、𠂔 (el, il)、
𠂔 (ia)、𠂔 (pən)、𠂔 (tso)、𠂔 (ul)、𠂔 (xuo)、𠂔 (na)、𠂔 (as)、

𠂔 (der)、𠂔 (us)、𠂔 (al)

以上例字中注有字义的，只表示它可以表示这个词义，但不表示它是专表这个词义的。如𠂔既表示“百”的词义，又表示“招讨使”的“招”。

表示民族语词的音节字的语音结构有：①辅音+元音（包括复元音），②元音及复元音，③元音+辅音，④辅音+元音+辅音等。前两种为开音节，后两种为闭音节。民族语词中闭音节的一个特点是后面可以接加元音，这时闭音节的结尾辅音与接加的元音形成另一个音节。也就是说，闭音节的结尾辅音成为后一音节的起首辅音。如：

𠂔 (tel) + 𠂔 (a) → 𠂔𠂔 (tela)、𠂔 (tel) + 𠂔 (i) → 𠂔𠂔 (teli)

𠂔 (em) + 𠂔 (a) → 𠂔𠂔 (ema)、𠂔 (un) + 𠂔 (a) → 𠂔𠂔 (una-)

汉语借词中的闭音节，只有以鼻音音尾（n、m、ŋ）结尾的音节，而且在已释读的音节字中，只遇到了以鼻音ŋ结尾的少数音节字。相比之下，民族语词中的闭音节原字的种类较多。已经遇到的就有：以ŋ结尾的，以n、nj结尾的，以m结尾的，以l结尾的，以r结尾的，以s结尾的，以t结尾的等。

在音节字中，表示个位数字的有：𠂔 (mas) 1、𠂔 (tʃur) 2、𠂔 (ɣur) 3、𠂔 (dur) 4、𠂔 (t'aw) 5、𠂔 (nir?) 6、𠂔 (dol) 7、𠂔 (naim?) 8、𠂔 (is) 9。表示十位数的字，也都是单体字。这些单体字是表示一个音节的原字，或是表示复数音节的原字，现在还不清楚。这个问题涉及到契丹小字原字里有没有表示复数音节的原字，如果有的话，范围有多大？这样一个大问题。如果涉及的范围限于特殊的几个字，问题还不太大，如果涉及的范围相当大，那就涉及到契丹小字是不是一种表音文字（拼音文字）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二）表示民族语词的原字里，表示汉语借词时遇到的单元音、复元音以及带鼻音音尾的元音，一般都可以遇到。但是表示汉语特点的一些元音（如：带鼻音音尾的复元音、舌尖元音[i]等）自然不会遇到。

除了有些元音不会遇到外，还遇到一些汉语借词中见不到或基本上见不到的特殊元音。如：𠂔 (u)、𠂔 (i)、𠂔 (wai?)、𠂔 (uei) 等。

（三）表示民族语词的原字里，表示汉语借词时遇到的辅音，一般也都可以遇到。只有很少数的汉语独特的辅音（如某些捲舌辅音）可能不会遇到。可是有些在民族语词里常用的辅音以及辅音+元音的字，在汉语借词里见不到或几乎见不到。如：𠂔、𠂔 (kə~ɣə)、𠂔 (sa?)、𠂔 (sə?)、𠂔 𠂔 𠂔 (su?) 等。

（四）与表示汉语借词的情况一样，表示民族语词的原字中，也有表示“辅音”的字和表示“辅音+单元音”的字之间，有界限不清的问题，而且似乎更加严重。原来在表示汉语借词的原字当中，虽然拟音为“辅音+单元音”，但是是否能成立方面有些疑问的字，在表示民族语词的用例中，发现有单用的情况，从而证明它们是音节字，如：𠂔 (t'a) 长、𠂔 (unj) 久、𠂔 (gə) 清等。这些自然可以分类到音节字里边。

但在另一方面，也不敢说所有的辅音字都可以自成音节。从组合情况看，有许多原字不能单独构成一个音节字（即单体字）。它们在合成字中是否构成一个音节，如果构成一个音节，是在什么条件下构成的，是由于它们本身带有一个元音，或是由于正字法、正读法的需要临时加上去的，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观察、研究。

三、民族语词的拼写法、拼读法方面的一些问题

在表示汉语借词方面存在的表示“辅音”的原字和表示“辅音+元音”的原字的界限问题，在表达民族语词当中，显得更加突出。因而不同意见也更加明显。迄今的不同意见，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

（一）表示辅音的原字，严格说来不是纯粹的辅音，一般带有一个央元音[ə]

(参看前节)。

(二) 近似辅音的原字，都分别附有不同的元音，并没有单纯的辅音(参看前节)。

(三) 契丹小字原字中，有一部分辅音字。这些辅音字在前后没有元音的情况下被拼写在民族语词里时，可根据元音和谐律，给它加上适当的元音来读。

这些不同意见都是为了解决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可以说，在现阶段都是一种等待验证的假设。其中(一)、(二)问题比较简单，关于(三)中提到的“元音和谐律”，首先需要把有关概念说清楚。

在有元音和谐律的语言里，元音一般分成两类。以蒙古语来说，分成阳性和阴性。即 **a**、**ɔ**、**u**、**i** 为阳性，**ə**、**o**、**u**、**i** 为阴性。在一个词里，或是阳性元音共处，或是阴性元音共处。不过在有元音和谐律的许多语言和方言里，元音和谐律并不太严格，于是就产生中性元音的问题。中性元音一般都属于闭元音或较闭的元音。有中性元音的语言里，有的只有一个闭元音 **i**，有的有闭元音 **i** 和 **u**，有的还有 **e** 等。达斡尔语是中性元音较多的一个语言，它的情况如下：

达斡尔语的词的第一音节元音的情况：

① 阳性元音：**a**、**aɪ**、**ai**、**au**、**o**、**oɪ**、**oi**、**e**、(**eɪ** 在第一音节里表现具有阳性)

② 阴性元音：**ə**、**əɪ**、**əu**、(**uɪ**、**əi**、**ui** 等，在第一音节里表现具有阴性)

③ 中性元音：**i**、**iɪ**、**u**

词的非第一音节元音的情况：

① 阳性元音：**aɪ**、**oɪ**、**oi**

② 阴性元音：**ə**

③ 中性元音：**i**、**iɪ**、**u**、**uɪ**、**eɪ**、**əi**、**ui** (在非第一音节里，中性元音多达 7 个)

达斡尔语的情况说明，元音和谐律的情况比较复杂，在各个语言里表现不一样。要弄清某个语言的元音和谐律的特点，有时需要经过深入研究才能作到。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契丹小字上表现出来的契丹语的情况。根据第(三)种意见的话，迄今的研究表明，契丹语具有元音和谐律。初步研究结果认为：

(1) 阳性元音和带有阳性元音的音节字有：**𐰺** (**a**)、**𐰽** (**ɣa**)、**𐰸** (**ai**)、**𐰻** (**u**)、**𐰼** (**o**)、**𐰾** (**ai**)、**𐰿** (**an**)、**𐱀** (**on**)、**𐱁** (**sa?**)

(2) 阴性元音和带有阴性元音的音节字有：**𐰽** (**e-ie**)、**𐰾**、**𐰿** (**gə**、**ɣə**)、**𐰻** (**u**)、**𐰼** (**e-ei**)、**𐰾** (**ən**)、**𐰿** (**un**)、**𐱁** (**sa?**)

(3) 中性元音和带有中性元音的音节字有：**𐰺** (**i**)、**𐰽** (**u**)、**𐰾** (**ən**)、**𐰻** (**in**)、**𐰼** (**uei**)、**𐰾** (**ei**)、**𐰿** (**su?**)

此外，畏吾儿文、蒙古文中，有些辅音也有性别，如：**𐰺** (**q**)、**𐰾** (**Y**) 为阳性，**𐰽** (**k**、**g**) 为阴性。阳性辅音只与阳性元音结合，阴性辅音只与阴性、中性元音结合。契丹小字原字中似乎也有类似现象。如：原字 **𐰽** (**Y**) 只与阳性元音结合，原字 **𐰾** (**g**) 只与阴性元音结合(可能汉语借词例外)。

这些初步看法，尚待今后进一步验证。

我们在下边结合具体词的释读情况，探讨这些意见的适用与否的问题。首先举一些词义已经了解、拼读法也基本了解，但不同意见尚未得到解决的一些词。

(1) **𐰽** 狗，《国语解》说，狗曰“捏褐”。蒙古语族语言方言中的说法有：**noxæɪ**、**noxoɪ**、**noxoi**、**næxæɪ**、**noxɑɪ**、**noxæɪ**、**nogu**、**noxgui**、**noxui**、**noɣəi**、**nogui** (这里的记音采用了孙竹《蒙古语族语言词典》中的记法。下同)，蒙古书面语为 **noxai**。

在契丹小字的释读过程中，**𐰽** 在此前了解为 **nə**。在以上这些基础上(甲)意见把 **𐰽**

读为 *nəxəi*, (乙) 意见读为 *nəxa* (参照下述 *daxa* 推测), (丙) 意见读为 *nox* 或 *noxo* (根据 **力** 字读 *xi* 或 *x* 来确定)。另外, 有的研究人员提出应读为 *nəkj*。

(2) **兔** 兔, 《国语解》说, 兔曰“陶里”。蒙古语族语言方言中的说法有: *tu:lɛɪ*、*tu:lai*、*to:lɛɪ*、*tu:læɪ*、*tu:laz*、*taulj*、*tu:liɪ*、*tolɪɪ*、*taoləi*、*toli* 等。蒙古书面语为 *taulai*。

在契丹小字释读过程中, **兔** 在此前了解为 *tau*, **力** 为 *a*。在以上基础上 (甲) 的拟音为 *t'aulia*, (丙) 也是 *t'aulia*, (乙) 为 *taula* (另一处为 *taulia*)。

(3) **鸡** 鸡, 蒙古语族语言方言中的说法有: *dɛxəɪ*、*tɛxəɪ*、*taxjaɪ*、*daxja*、*daxa*、*takaɪ*、*takæɪ*、*daqa*、*taɕau*、*tuɕa*、*təxa* 等。蒙古书面语为 *taxij-a*。

在契丹小字释读过程中, **鸡** 在此前了解为 *t~t'*, **力** 与 **力** 见上例。在这些基础上, (甲) 的拟音为 *t'əxəia*, (乙) 为 *daxa*, (丙) 为 *t'axia* 或 *t'axa* (根据 **力** 字读 *xi* 或 *x* 来确定)。另外, 有的研究者提出应读为 *takja*。

(4) **马** 马, 蒙古语族语言方言中的说法有: *mæɪ*、*morj*、*moriŋ*、*mørn*、*morə*、*moɪrə*、*mori* 等。蒙古书面语为 *mori*。

在契丹小字释读过程中, **马** 在此前了解为 *m*, 在这些基础上, (甲) 的拟音为 *məri*, (乙) 的拟音为 *muri*, (丙) 的拟音为 *mori*。这个拟音参照了亲属语言的情况。

(5) **蛇** 蛇, 蒙古语族语言方言中的说法有: *mogæɪ*、*mogoɪ*、*mogoi*、*mogɛɪ*、*mogu*、*mogui*、*moxəi* 等。蒙古书面语为 *mogai*。

在契丹小字释读过程中, 先是了解到 **及** 可读 *o* 的音, 后来有的研究人员提出契丹语蛇的说法, 可能与蒙古语相近。**及** 可能读 *g~gə*, 或者读 *hə*、*ha*, **住** 也可能读 *me*, **及** 可能读 *ai* 等等推测意见。

如果按 (甲) 的思路, 可能的读音是 *məgəi* 或 *məxai* (还没有具体文章), (乙) 后来的拟音是 *mehai* (*me+ha+ai*), (丙) 后来的拟音是 *mogo* (其逻辑: 先肯定 **及** 的读音为 *o*, 其次根据元音和谐律推定有关辅音的元音也是 *o*, 同时也参考了蒙古语族语言方言中的说法)。

(6) **乌鸦** 乌鸦, 蒙古语为 *xərɛɪ*, 对不上。女真语“乌鸦”叫“哈哈”, 满语为 *caha*, 达斡尔语受满语影响, 叫作 *gaɪɣ*。《契丹语研究》中 **及** 的拟音为 *ɣ*, 但 **及** 的读音, 误拟为 *hun*。后来 (乙) 的拟音是 *hehe* 或 *haha*, (丙) 的拟音为 *ɣaga* 或 *ɣaɪg*。主要根据是此前 **及** 和 **及** 的拟音是 *ɣ* 和 *g*, **及** 属于带 (或要求) 阳性元音的原字, 这个拟音正好符合达斡尔语的读音。

(7) 𠤎𠤎 第二、𠤎𠤎 第三、𠤎𠤎 第四、𠤎𠤎 第七等序数词的释读, (甲) 意见没有写在文章里。根据 (甲) 的思路, 可以设想为: ʈʂəruwei、ɣəruei、təruwei、dəluwei。

(乙) 意见释读它们的词干为: 𠤎𠤎 cəṛə, 𠤎𠤎 ɣərə, 𠤎𠤎 tərə, 𠤎𠤎 dəro, 并把 𠤎 读为 i。(丙) 意见释读为 𠤎𠤎 ʈʂ-ru-wei—ʈʂuruwei, 𠤎𠤎 ɣ-ru-wei—ɣuruwei, 𠤎𠤎 d-ru-wei—duruwei, 𠤎𠤎 d-lu-wei—doluwei。此外, 有的研究人员读 𠤎𠤎 为 ɣurukui, 读 𠤎𠤎 为 turukui, 有的研究人员把 𠤎𠤎、𠤎𠤎、𠤎𠤎 读为 ʈʂurdə、gardə、dordə 等。这里把 𠤎 的读音放在一边, 只考虑词干部分的话, 由于该词的第一个字的元音不清楚, 需要看第二个字的元音。第二个字的元音, 从 𠤎𠤎 院 uru、𠤎𠤎 东 tɔru 等例词来看, 应读为 ru。𠤎 读 ru 的情况下, 根据元音和谐律的要求和亲属语言的情况, 整个词干读 ʈʂuru-、ɣuru、duru、dolu-可能较为合适。相当于这几个词的蒙古语读音为: [dʒu:re:] (双、对), [gʊrab] (三), [dɔrɔb] (四), [dɔlɔ:] (七) 等 (例词中 ʈʂ-dʒ、t-d、t'-t、Y-c 的区别是由于标音体系的差异所致, 不是一个大问题)。

𠤎𠤎
(8) 𠤎𠤎 孝, 《辽史·国语解》中, “孝” 曰 “得失得本”, 《辽史·营卫志》中作 “赤寔得本”, 根据契丹小字的写法看, “赤寔得本” 是正确的。从释读契丹小字的情况看, 拼写这个字的六个原字的读音分别是: ʈʂ-i-is-d-b-nə, 在亲属语言中找不到适当的对应词。

在契丹小字释读过程中, 最初按 (甲) 意见, 拟音为 ʈʂisdəbən, 也基本上合乎 “赤寔得本” 的音。(乙) 意见解释这个词的读法时说, 契丹语 “孝” 的读音为 “赤实得本”。𠤎 音 ch, 𠤎 音 i, 二者相拼恰音 “赤”。𠤎 音 shi, 正是 “实” 的音。𠤎 音 də, 正是 “得” 的音。𠤎 音 pe, 𠤎 音 n, 二者相拼恰音 “本” 的音。(丙) 意见认为, 𠤎 表示 “九”, 因而它的拟音应为 “is”。蒙古书面语 “九” 为 jisū, 蒙古语族语言方言中, 有 jis、ys、jəs、is、jes、jisən、jəsun、jeson、ʂɛzən 等说法。𠤎 的读音从 𠤎𠤎 表示 “狗” 的情况看, 也有读 no~on 的可能性, 如果这样, 契丹小字的 “孝”, 根据元音和谐规律也有可能读作 ʈʂisdobon, 这里一个供作进一步研究的参考意见 (上边例词的标音, 有的采用宽式国际音标, 有的采用汉语拼音方案, 这里引用时未作修改)。

把上述几个例子归纳一下的话

契丹小字	意义	参考语言	(甲)	(乙)	(丙)	其他
𐰽𐰺	狗	noxai (蒙书)	nəxəi	(nəxa)	noxi~ noxo	nəkj
𐰽𐰺𐰺	兔	taulai (蒙书)	t'aulia	t'aula	t'aulia	
𐰽𐰺𐰺𐰺	鸡	taxij-a (蒙书)	t'əxəia	daxa	t'axia~t'axa	takja
𐰽𐰺𐰺𐰺	马	Mori (蒙书)	məri	muri	mori	
𐰽𐰺𐰺𐰺𐰺	蛇	mogai (蒙书)	məgəi~ məxai	mehai	mogo	
𐰽𐰺𐰺𐰺𐰺𐰺	乌鸦	ɣaxa (满书)	哈哈(?)	hehe~haha	ɣaɣa~ɣa : g	
𐰽𐰺𐰺𐰺𐰺𐰺𐰺	二	dʒu : re : (蒙, 双, 对)	tʃəru-	cərə-	tʃuru-	tʃur-
𐰽𐰺𐰺𐰺𐰺𐰺𐰺𐰺	三	gʊrab(蒙)	ɣəru-	ɣərə-	ɣuru-	gar-
𐰽𐰺𐰺𐰺𐰺𐰺𐰺𐰺𐰺	四	dərəb(蒙)	təru-	tərə-	duru-	dor-
𐰽𐰺𐰺𐰺𐰺𐰺𐰺𐰺𐰺𐰺	七	dɔɔɔɔ(蒙)	dəlu-	dəro-	dolu-	
𐰽𐰺𐰺𐰺𐰺𐰺𐰺𐰺𐰺𐰺𐰺𐰺	孝		tʃisdəbən	chishidepen	tʃisdobon	

从上述几个例词看，释读意见有同有异。“同”的部分很明显，“异”的部分为：“甲”有些拘泥于表示汉语借词时的拟音，以及认为辅音后边一般带有央元音[ə]，“乙”则束缚于没有纯辅音，近似辅音的原字，分别有不同的元音的说法以及汉语借词的读音，“丙”则趋向于与亲属语言接轨，并提出了元音和谐律的问题。

综合前述情况，对(甲)、(乙)意见提出的挑战是：

(1) 有些辅音字在拼写当中看不出带有什么元音，这方面与其他语言的拼写文字中的辅音没有什么区别，功能完全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说它们带有[ə]元音或其他固定的元音，有什么根据？(参见一、部分中的𐰽、𐰽𐰺、𐰽𐰺𐰺等例字)。

(2) 有些辅音字在拼写当中，如果以“叠加法”(重复一个连接元音)的角度看，在不同情况下，似乎带有不同的 a、e、i、o、u 等各种元音。可是如果把这些元音都取掉，当作一个纯辅音看，所拼出的音也完全可以成立。在这种情况下，说这些辅音带有其中的一个固定的元音，有什么根据？(参见一、部分中的𐰽𐰺𐰺、𐰽𐰺𐰺𐰺等例字)。

解决这两个难题的办法可以是：除有明显元音的情况外，没有元音或没有固定元音的辅

音字，应看作是纯辅音字母，但是为了便于叫名字，平素可以加一个央元音[ə]来叫它们。

对于“丙”意见提出的挑战是：虽然参照亲属语言和重视元音和谐律是“丙”意见的强项，但是很多情况下，研究中的语词找不到亲属语言语词作参考。再加上契丹语的元音和谐律的特点还不太清楚，契丹小字的拼写法、拼读法方面的特点也不太明朗。在这种情况下应怎么办？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恐怕只能是：逐渐积累契丹语元音和谐律特点的知识，逐渐积累契丹小字拼写法、拼读法方面的知识，从而逐渐掌握契丹小字的正读法。

以上以原字的读音为主，尤其以辅音原字的读音为中心，观察了原字的性质问题。实际上契丹小字的拼写法、拼读法方面存在的问题相当复杂，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下边举一些例子：

① 𠂔 寿昌，读 sen? 或读 esen? 𠂔 林牙，读 limɣa? əlimɣa? 𠂔 夷离堇，读 rigen? irigen? 这些涉及到词首辅音前加读元音与否的问题。

② 𠂔 大安，uduwon? xutuguon? 这涉及到词首是否有清辅音的问题。

③ 𠂔 冬，ul? u'ul? 𠂔 猴，p'o? p'o'o? 这些涉及到连读元音（hiatus）和长元音的问题。

④ 𠂔 四十，tutɣ'i? 𠂔 五十，t'awi? 𠂔 胡睹古? 这些涉及到一个原字能否表达复数音节的问题。

⑤ 𠂔 迺廼免，elmen? emirin? 这涉及到语音换位问题。

⑥ 𠂔 院、宫，uru? urdo? 这涉及到契丹小字中有无复辅音的问题。

类似这些问题，有的应在深入研究拼写法、拼读法过程中解决，有的则在研究契丹语的语音特点当中才能解决。至于对各个原字的不同的拟音，更是举不胜举，这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这里不能多谈。

四、结语

契丹小字原字是个兼有音节文字和音位文字特征的表音文字。原字的数达 500 左右。内容包括：

- (1) 有一批表示单元音和复合元音的原字。
- (2) 有一批表示辅音的原字。
- (3) 有一批表示元音+辅音的原字。
- (4) 有一批表示辅音+元音的原字。
- (5) 有一批表示辅音+元音+辅音的原字。

存在的一些问题是，表示“辅音”的原字和表示“辅音+元音”的原字之间的界限，需要注意研究。有没有极少数的表示复数音节的原字，要继续研究。拼写、拼读方面具有元音和谐现象是肯定的，但其具体内容尚需进一步研究。拼写、拼读方面的其他一些问题，需要联系语言特点进行研究。

The Nature of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of the Khitan Small Script

Chinggeltei

(Mongolian Studies Colleg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010021 Huhhot, Inner Mongoli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nature of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of the Khitan Small Script in two respects: a)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n Chinese loanwords, the concept of “sheng (initial of Chinese syllable)” and “yun (final sound of Chinese syllable)” in Chinese phonology are treated as “font” or “letter” in the Khitan Small Script. It is a great innovating and a matter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logy to indicate “sheng” in consonantal letters and indicate “yun” in vocalic letters as well as in syllabled letters principally formed with vowel. b)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n indications of native Khitan words, it adopted the way to omit vocalic letters in the native words.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native Khitan words correctly, researchers today must make a detailed research on the spelling rule of the Khitan script, especially the rule of vowel harmony in Khitan language.

Key Words: Original Characters of the Khitan Small Script; Chinese Loanwords; Alphabetization of “sheng” and “yun”; Native Words; Rule of Vowel Harmony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2JAZJD840007);

作者简介:清格尔泰(1924—)男,内蒙古宁城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蒙古语以及蒙古语族语言、满洲语、契丹小字等领域的研究。